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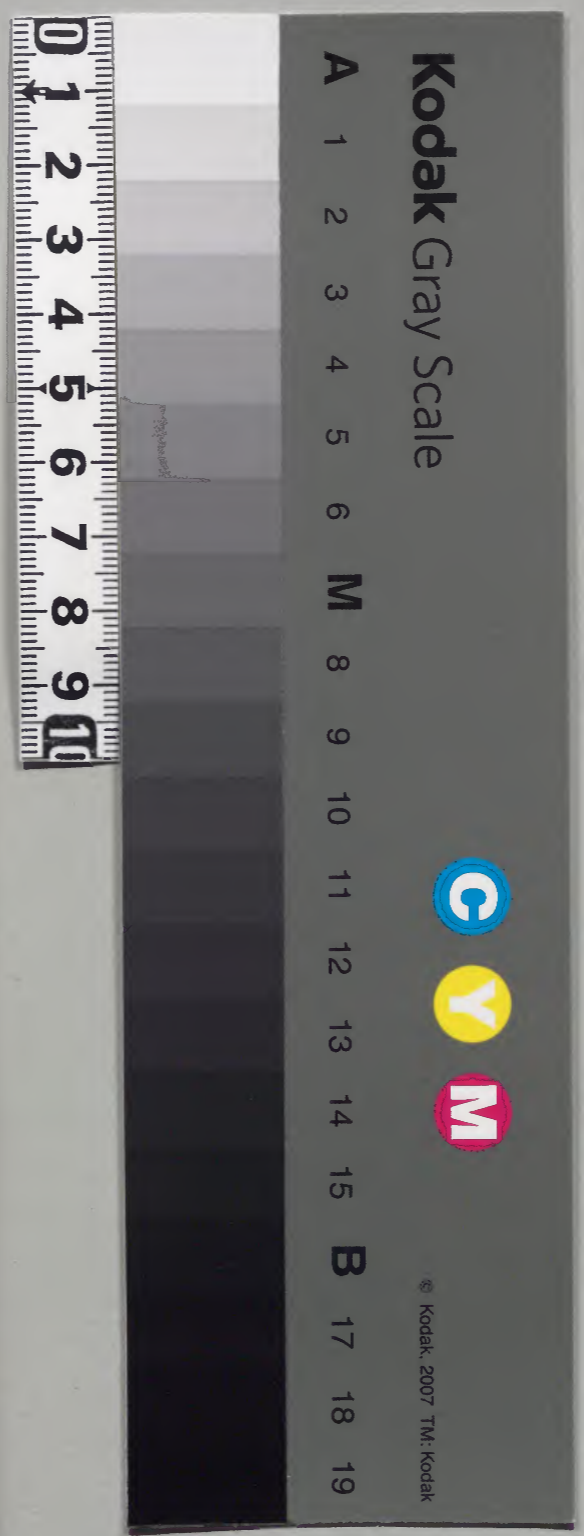
官  
資治通鑑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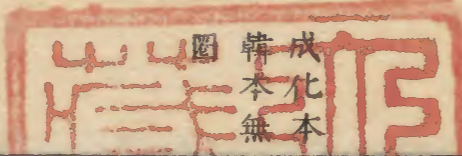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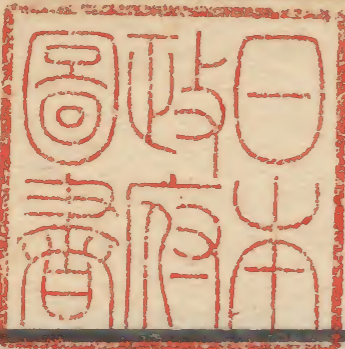
三十七

漢書門			
八	七	六	五
一	二	三	四
類	號	函	架

內閣文庫			
漢	八	七	六
書	一	二	三
類	號	冊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61	
冊數	58 ( 37 )		
函號	283	39	





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七

淺草正史庫

成化本  
韓本無

起戊辰隋煬帝大業四年○盡戊寅七月凡十年有奇

辰戊辰四年春正月開永濟渠

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以元壽爲內史令○二月西突厥入貢

裴矩聞西突厥處羅可汗思其母請遣使招懷之帝遣謁者崔君肅齎詔諭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之曰突厥中分爲二每歲交兵積數十歲莫能相滅今啟民舉其部

隋書卷一百一十七 隋煬帝大業四年 正編

落甲躬折節入臣天子欲借兵大國共滅可汗天子許之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夫人懼西國之滅旦夕守闕哭泣哀祈匍匐謝罪請發使召可汗令入內屬天子憐之故復遣使至此今可汗乃踞慢如是則夫人為誑天子必伏尸都市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東國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柰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之命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為墟乎處羅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因遣使者隨君肅貢汗血馬

### 三月倭國入貢

倭王遺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悅詔鴻臚蠻夷書無禮者

### 帝如五原遂巡長城

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為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牀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

### 夏四月營汾陽宮

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雖多久而益厭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以求勝地因營是宮

### 齊王長史柳謩之有罪除名

初元德太子卒齊王暕次當為嗣元德吏兵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帝為之妙選僚屬以柳謩之為長史且戒之曰齊王德業修備富貴自鍾卿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暕寵遇日隆驕恣不法昵近小人樂平公主嘗言柳氏女美帝久未答主以進暕帝復問知之不悅暕從幸汾陽宮大獵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為暕左右所遏帝於是發怒求暕罪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暕幸伊闕令皇甫詡携之至宮御史韋德裕希旨劾之帝令甲士大索暕第因窮治其事暕妃韋氏早卒暕與妃姊元氏婦通召相工遍視

後庭相工指妃姊言當為皇后暕以元德太子有三子恐不得立陰挾左道為厭勝至是皆發帝大怒斬暕左右數人賜妃姊死王府僚皆斥邊遠謩之亦坐除名時趙王杲尚幼帝謂侍臣曰朕惟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之市朝以明國憲暕自是恩寵日衰不復預政帝恒令虎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其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

置城造屋於萬壽戍以處突厥啟民可汗○秋

七月復築長城

發丁男二十餘萬築之自榆谷而東

裴矩以鐵勒擊吐谷渾大破之

裴矩說鐵勒使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伏允遣使求救帝遣安德王雄許公宇文述迎之吐谷渾畏隋兵盛不敢降帥衆西遁述追之拔曼頭赤水二城獲其王公以下二百人伏允南奔雪山其地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置郡縣鎮戍天下輕罪徙居之

九月徵天下鷹師

至者萬餘人

冬十月赤土入貢

赤土南海中遠國也帝遣使齎詔賜之泛海百餘日入境月餘乃至其都其王居處器用窮極珍麗遣子入貢

遣將軍薛世雄擊伊吾降之

五年春正月改東京爲東都詔均天下田

禁民間兵器

鐵叉搭鉤積刃之類皆禁之

三月帝巡河右夏四月遣兵擊吐谷渾不克西

域諸國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

三月西巡河右四月出臨津關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至浩疊川吐谷渾可汗伏允帥眾保覆袁川帝分命內史元壽等圍之伏允遁去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詔大將軍張定和光祿大夫梁默等追討皆為所殺獨衛尉卿劉權出伊吾至青海虜獲千餘口追奔至伏俟城而還初帝嘗謂給事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傳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及將西巡命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召使入朝至是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

左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以示中國之盛車服不鮮者郡縣督課之吐屯設獻地數千里帝大悅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為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并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進裴矩銀青光祿大夫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自西京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歲鉅億計或遇寇鈔死亡不達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初伏允使其子順來朝帝留不遣至是伏允敗走帝立順為可汗遣之不果入而還

# 冬十一月還東都

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風雪晦冥文武饑餒沾濕士卒凍死者大半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

## 以裴蘊為御史大夫

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版籍多脫漏戶口詐注老少奏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進丁二十四萬口六十四萬帝謂百官曰前代無賢才致此罔冒今戶口皆實全由裴蘊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

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則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輕重皆由其口人不能詰

## 突厥啓民可汗死立其子咄吉為始畢可汗

始畢表請尚公王詔從其俗

## 殺司隸大夫薛道衡

道衡以才學有盛名自潘州刺史召還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拜司隸大夫將罪之司隸刺史房彥謙勸以杜絕賓客卑辭下氣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

謂人曰。向使高頴不死。令決當久。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負才悖逆。有無君之心。縊殺之。妻子徙。且末。天下寃之。

庚午 六年春正月盜入建國門

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自稱彌勒。佛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為亂。齊王暕遇而斬之。於是都下大索。連坐者千餘家。

諸蕃來朝陳百戲于端門以示之

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陳百戲於端門街。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所

中康熙  
本作內

費鉅萬。自是歲以為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胡客過酒食店。悉令邀入。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慙不能答。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而未發者。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及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容止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勤苦為也。帝臨朝凝重。發言可觀。而內存聲色。日於苑中。



遣兵攻流求殺其王虜其衆以歸

林亭盛陳酒饌。敕燕王倓與梁公蕭鉅、千牛左右宇文昂及高祖嬪御爲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爲一席。帝與諸寵姬爲一席。畧相連接。酒酣殺亂。靡所不至。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晶出入不限門禁。妃嬪公主皆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

而康熙本作以

詔自今非有功者不賜爵

帝遣使招撫流求。不從。遣虎賁郎將陳稜發兵泛海擊之。斬其王遏刺兜。虜其民而還。詔以近世茅土妄假。名實相乖。自今惟有功勳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於是舊賜五等

以散樂配太常

爵非有功者皆除之。以所徵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

三月帝如江都除榆林太守張衡名以王世

充領江都宮監

初帝營汾陽宮。令張衡具圖奏之。衡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弊。願稍加抑損。帝意不平。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乃錄前幸涿郡父老謁見衣冠不整。

衡為憲司不能舉正之罪出為榆林太守久之  
之勅督役江都宮禮部尚書楊玄感素之子  
也。使至江都。衡謂之曰。薛道衡真為枉死。玄  
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頓減頓具。  
帝怒。將斬之。久乃得釋。除名為民。以世充領  
江都宮監。世充本西域胡人。姓支氏。父收。幼  
從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世充性譎詐。有口辯。  
頗涉書傳。好兵法。習律令。帝數幸江都。世充  
能伺候顏色。雕飾池臺。奏獻珍物。由是有寵。

### 冬十二月文安侯牛弘卒

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  
悔吝不及者一人而已。弟弼。酗酒射殺弘。駕

車牛。弘自外還。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  
無所問。直云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弘曰。已知  
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 穿江南河

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天下富人買田  
廣十餘丈。欲東巡會稽也。

### 詔百官戎服從駕

帝以百官從駕。皆服袴褶。於軍旅間不便利。詔  
皆戎衣。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  
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  
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

# 徵高麗王元入朝不至

帝之幸啟民帳也。高麗使者在啟民所。啟民不敢隱。與之見帝。裴矩說帝曰。高麗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親見。啟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使牛弘宣旨。令使者還語高麗王。入朝。至是不至。乃謀討之。課天下富人買馬。正至十萬錢。簡閱器仗。或有濫惡。使者立斬。

使成化  
本韓本  
作敕

辛未 七年春二月。帝自將擊高麗。夏四月。至臨朔

# 宮徵天下兵會涿郡

帝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於前船。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凍餒疲頓。死者什一二。遂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天下騷動。

# 山東河南大水

漂沒三十餘郡

### 冬十月底柱崩

偃河逆流

### 西突厥酋長射匱逐處羅可汗處羅來朝

初帝西巡遣使召西突厥處羅可汗令與車駕會大斗拔谷不至帝大怒會其酋長射匱遣使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疆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達頭之孫世為可汗今以失職附屬處羅若厚其禮拜以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矣帝然

### 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餼糧至鎮無可輸

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於是始相聚為群盜。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標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齏，負海帶河，地形深阻，群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傍，喜俠，食客常數百人。遠近多往依之，有眾十餘萬，號阿勇賊。漳南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人，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選為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為征士，安祖辭以家為水漂，妻子餒死，縣令怒笞之。安祖殺令亡，抵建德。建德謂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眾以伐高麗，尚為所敗。今水潦為災，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行者不歸，瘡痍未

復，主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為亡虜邪？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為羣盜。時鄒人張金稱聚眾河曲，脩人高士達聚眾於清河，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兵，頃之安祖為金稱所殺，其眾盡歸建德。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為之致死。自是所在群盜蜂起，不可勝數。徒眾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敕都尉鷹揚與郡縣追捕，然莫能禁。

壬申八年春正月分西突厥為三部

改轉本  
勒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帝分西突厥為三使處羅之弟闕達度設將  
羸弱萬餘口居會寧特敕大柰別將餘衆居  
樓煩處羅將五百騎常從  
巡幸賜號曷娑那可汗

### 道士潘誕伏誅

誕自言三百歲為帝合煉金丹帝為之作嵩  
陽觀所費巨萬誕云金丹應用石膽石髓發  
工鑿石深百尺者數十處不得乃言若得童  
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鎖詣  
涿郡斬之

### 遣諸軍分道擊高麗

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庾質問曰高  
麗之衆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衆伐之卿  
以為克不對曰伐之可克然陛下親行戰或  
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指  
授方畧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  
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尚方監耿詢上書切  
諫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救得免詔左  
十二軍出鏤方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  
襄平等道駱驛引途總集平壤凡一百一十  
三萬人其餽運者倍之帝親授節度每軍大  
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為  
團步卒八十隊分為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  
其鎧冑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  
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

悅康熙  
本作聰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隋煬皇帝大業八年 正編

為四圍使步卒挾之而行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御營六軍後發首尾亘千餘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內史令元壽卒○三月左候衛大將軍段文振

卒于師

文振嘗上表曰陛下寵待突厥太厚處之塞內資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而貪異日必為國患宜以時諭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降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也兵曹郎斛斯政以器幹有寵帝使專掌兵事文振屢言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不從及征高麗

為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道病上表曰陛下以遼東未服親降六師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母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惟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必可拔如不時定脫遇秋霖兵糧必竭疆敵在前鞅鞅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及卒帝甚惜之

諸軍度遼水擊敗高麗兵遂圍遼東

師進至遼水高麗兵阻水拒守隋軍不得濟將軍麥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卧死兒女手中乎乃自請為前鋒帝命造浮橋於西岸成趣東岸橋短不及岸丈餘高

熙本有未字

通鑑綱目 隋煬皇帝大業八年 正編

一 成化  
宗熙 韓  
共作二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麗兵大至。鐵杖躍而登岸。與錢士雄孟義等皆戰死。何稠接橋。一日而成。諸軍繼進。大戰高麗兵敗。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即漢之襄平城也。車駕度遼。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懾憚之。命尚書衛文昇撫其民。給復十年。建置郡縣。

夏五月。納言楊達卒。○六月。帝至遼東。攻城不

克

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為功名。諸將或欲輕兵掩襲。孤軍獨闢。立一身之名。以邀勲賞。非大軍行法。公等進軍。當分為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凡軍事

進止。皆須奏聞待報。至是遼東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城中輒請降。諸將不敢赴。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悟。既而城久不下。帝幸遼東城南。召諸將責之曰。公今畏死。莫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邪。因留止城。西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

將軍來護兒以水軍攻平壤。敗績。

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浪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副總管周法尚止之。請俟諸軍俱進。護兒不聽。直造城下。高麗

隋煬皇帝大業八年 正編



虞熙化  
共作進

戎康熙  
本作軍

伏兵郭內。出兵與戰而偽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發大敗而還。高麗追至船所。周法尚整陳待之。高麗乃退。

秋七月將軍宇文述等九軍大敗於薩水而還

將軍宇文述于仲文辛世雄衛文昇等九人分出諸道會於鴨綠水西。兵自盧河懷遠二鎮。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衣資戎具火幕。人別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述令軍中遺棄米粟者。斬士卒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至是仲文將執文德。慰撫使

劉士龍固止之。遂聽其還。既而悔之。遣人召之。不至。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將度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饑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遂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詐降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度難猝拔。遂還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之。辛世雄戰死。諸軍俱潰。將士奔還。一日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王仁恭為殿。擊高麗却之。來護兒亦引

隋煬皇帝大業八年

兵還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唯二千七百人，資械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而還。是行也，惟於遼水西拔高麗武厲羅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巳。

九月帝還東都，慰撫使劉士龍伏誅，諸將皆除

名

宇文述素有寵，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爲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獨繫之。仲文憂恚病卒。

山東大旱 ○殺張衡

衡既放廢，帝每令親人覘之。及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望，謗訕，詔賜自盡。衡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

癸酉 九年春正月，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爲驍

果 ○靈武白瑜娑兵起

賊帥白瑜娑劫牧馬，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謂之奴賊。

命代王侑留守西京

以刑部尚書  
衛文昇輔之

### 二月復宇文述官爵

詔曰兵糧不繼乃軍吏失於支料非述罪也宜復其官爵尋加開府儀同三司

### 三月濟陰孟海公起兵據周橋

海公衆至數萬見人稱引書史輒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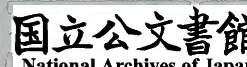
### 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

帝議復伐高麗光祿大夫郭榮諫曰千鈞之弩不為麗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

### 齊郡丞張須陀擊王薄等破之

乎不聽而行命民部尚書樊子蓋輔伺守東都

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格謙渤海孫宣雅各聚衆攻標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唯齊郡丞張須陀得士衆心勇決善戰將郡兵擊王薄大破之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丘須陀帥步騎二萬擊之賊衆大敗賊帥裴長才等衆二萬掩至城下須陀未暇集兵帥五騎與賊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



中兵至。賊稍却。須陀督衆擊之。敗走。郭方預等合軍攻陷北海。大掠而去。須陀謂官屬曰。賊恃其彊。謂我不能救。吾今速行。破之必矣。乃簡精兵倍道進擊。大破之。歷城羅士信年十四。從須陀擊賊於濰水上。賊始布陳。士信馳至陳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擲空中。以稍承之。揭以畧陳。賊徒愕眙。莫敢近。須陀因引兵奮擊。賊衆大潰。須陀歎賞。引置左右。每戰須陀先登。士信爲副。

夏四月。帝度遼水。遣諸將擊高麗。

車駕度遼。遣宇文述與楊義臣趣平壤。王仁恭出扶餘道。進至新城。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以便宜從事。飛樓橦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而高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衆。

六月。楚公楊玄感起兵黎陽。圍東都。

玄感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遊。蒲山公李密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畧。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爲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屏入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與語大悅。謂玄感等曰。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與爲深交。時或侮之。密曰。若決機兩陳。

之間。喑鳴咄嗟。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策。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邪。玄感笑而服之。素恃功驕倨。或失臣禮。帝心銜而不言。及素卒。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玄感知之。內不自安。且以朝政日紊。乃與諸弟潛謀作亂。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為將領。帝喜。寵遇日隆。頗預朝政。至是。命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故為逗遛。欲令諸軍乏食。弟郎將玄縱。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召之。皆亡還。萬石至高陽。為人所執。斬於涿郡。時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玄感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玄感

入黎陽。大索男夫。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懷義為衛州刺史。元務本為黎州刺史。河內主簿唐禕為懷州刺史。御史游元督運在黎陽。玄感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亡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不能屈。乃殺之。元明根之孫也。玄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篙稍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踴躍稱萬歲。乃勒

兵部分唐禕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陰遣召李密及弟玄珽密至玄感大喜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

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玄挺將千人爲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等勒兵爲備玄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緣洛水西入玄挺逾邙山南入玄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兵潰鎧仗皆爲積善所取弘策戰敗走玄挺不追弘策退收散兵復結陳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弘策又敗如是五戰直抵太陽門弘策將十餘騎馳入宮城餘皆歸於玄感玄感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

顧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數。內史舍人韋福嗣爲玄感所獲。使掌文翰。爲書遺樊子蓋。數帝罪惡。云欲廢昏立明。子蓋新自外藩入爲京官。東都舊官多慢之。至於部分軍事。未甚承稟。裴弘策失利。更使出戰。不肯行。子蓋斬以徇。於是將吏震肅。無敢仰視。令行禁止。玄感盡銳攻城。子蓋隨方拒守。玄感不能克。然達官子弟應募從軍者。十餘人皆降於玄感。玄感悉以清要重任委之。收兵得五萬餘人。遣世罽圍滎陽。顧覺取虎牢。以爲鄭州刺史。代王侑使衛文昇帥兵救東都。至華陰。掘楊素塚。焚其骸骨。示士卒。

爲之韓  
本作爲  
致

以必死。直趨東都城。北玄感屢破之。玄感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撫悅其下。皆樂爲之。死。由是每戰多捷。衆至十萬。文昇衆寡不敵。死傷且盡。乃更進屯印山之陽。與玄感決戰。會楊玄挺中流矢死。玄感軍乃稍卻。

### 帝引軍還遣宇文述來護兒等擊楊玄感

積於韓  
本作積  
爲

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萬貯土。欲積於大道。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入輪樓車。高出於城。欲俯射城內。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爲患。威曰。玄感麤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寢成亂階耳。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玄感。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隋煬皇帝大業九年  
正編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七  
所益憂之。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玄感通謀。內不自安。亡奔高麗。帝夜召諸將使引軍還。資械委棄。衆心恟懼。無復部分。高麗覺之。然疑其詐。經二日乃出兵追躡。而不敢逼。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又遣宇文述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玄感。來護兒至東萊。聞玄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勅不宜擅還。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廻軍。令子弘整馳驛奏聞。帝時遷至涿郡。已勅護兒救東都。見弘整甚悅。先是將軍李子雄坐事除名。從軍自効。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逃奔玄感。

### 秋七月餘杭劉元進兵起

元進手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會帝再發三吳兵征高麗。三吳兵皆相謂曰。往歲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太半不返。今已罷弊。復爲此行。吾屬無遺類矣。由是多亡命。郡縣捕之急。聞元進舉兵。亡命者雲集。旬月間衆至數萬。

### 楊玄感引兵趣潼關八月宇文述等追之玄感敗死

楊玄感得韋福嗣。委以心膂。不復專任李密。福嗣每畫策。皆持兩端。密揣知其意。謂玄感



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聽之必爲所誤請斬之玄感不聽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爲虜矣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密密曰兵起以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乃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屈突通引軍屯河陽宇文述繼之子雄曰通曉習兵事若一得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樊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得往通濟河軍於破陵玄感分爲兩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屢敗子雄曰援軍益至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

以賑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玄感引兵西趣潼關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太守蔡王智積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罵之玄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公今詐衆西入軍事貴速况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眾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攻之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閩鄉宇文述衛文昇來護兒屈突通等軍追及之玄感布陳亘五十里且戰且行一日三敗乃獨與十餘騎奔上洛自度不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

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追兵執之。

### 以唐公李淵為弘化留守

帝以弘化留守元弘嗣斛斯政之親也。遣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因代為留守。淵御眾寬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未幾徵詣行在所。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

### 吳郡朱燮晉陵管崇兵起

燮涉獵經史。頗知兵法。為崑山縣博士。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歸。崇志氣倜儻。隱居常熟。羣盜相與奉之。時帝在涿郡。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將兵萬人屯楊子。以備南賊。崇遣將陸顛襲破其營。收其器械軍資。眾至十萬。

### 殺楊玄感黨與二萬餘人

帝使大理卿鄭善果。御史大夫裴蘊。刑部侍郎骨儀。與留守樊子蓋。推玄感黨與。謂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由是所殺三萬餘人。枉死者大半。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阮之於都城之

南玄感所善文士王胄坐徙邊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艸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常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世南世基之弟也

### 冬十月遣將軍吐萬緒擊劉元進

劉元進將渡江會楊玄感敗朱燮管崇共迎元進推以為主據吳郡稱天子署置百官毘

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遣左屯衛大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將兵討之

### 十一月將軍馮孝慈擊張金稱敗死○十二月

### 內史舍人韋福嗣等伏誅

楊玄感之西也韋福嗣亡請東都歸首樊子蓋得其書草封以呈帝帝命執送行在李密亡命為人所獲送東都子蓋鎖送福嗣密及楊積善王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仲伯等竊謀亡去悉使出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

皆報德。使者許諾。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誼譁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穿墻而逸。密呼福嗣。福嗣曰。我無罪。天子不過一而責我耳。至高陽。帝以書草示福嗣。收付大理。宇文述請爲重法。以肅將來。十二月。就野外縛諸應刑者。於格上。使九品以上持兵斫射。支體糜碎。積善福嗣仍加車裂。

唐縣扶風妖人作亂。討平之。○吐萬緒擊劉元進。破之。管崇敗死。詔徵緒還。遣王世充代將。元進朱燮皆敗死。

劉元進攻丹陽。吐萬緒濟江擊破之。元進結柵拒緒。相持百餘日。元進兵潰。夜遁保壘。與朱燮管崇等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斬崇。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賊敗而復聚。其勢益盛。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魚俱羅亦以賊非歲月可平。潛迎諸子於洛。帝怒。有司希旨。奏緒怯懦。俱羅敗。俱羅坐斬。徵緒詣行在。緒憂憤道卒。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世充渡江。頻戰皆捷。元進燮敗死。餘衆降散。世充召降者於通玄寺瑞像前。焚香爲誓。約降者不殺。散者聞之。歸首畧盡。世充悉阬之。死者三萬餘人。由是餘黨復相聚爲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益加寵任。

瑞康熙  
本作佛

通鑑綱目 隋煬皇帝大業九年 正編

情康熙  
本作意

又詔凡為盜者籍沒其家。時群盜所在皆滿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

### 杜伏威起兵掠江淮

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為刎頸交。俱亡命為羣盜。伏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徒推以為帥。下邳苗海潮亦聚眾為盜。伏威使公祏謂之曰。我與君同苦隋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擒。若合而為一。則可以敵隋矣。君能為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宜來聽命。不則一戰以決雌雄。海潮懼。即帥其眾降之。伏威轉掠淮南。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討之。伏威與戰。陽敗。引顥眾入葭葦中。因從上風縱火。顥眾皆燒死。

甲戌十年春二月徵天下兵伐高麗。二月帝如涿

### 郡秋七月次懷遠鎮高麗遣使請降

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遂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三月帝發高陽。士卒在道不能止。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弊。來護兒至。卑奢城。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王元懼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兒還。護兒集眾曰。大軍三出。未能平賊。勞而無功。吾竊恥之。今高麗實困。以此眾擊之。不日可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高元獻捷而歸。不亦善。

復成化  
本韓本  
作獲

乎。答表請行。長史崔君肅固爭。護兒不可。曰。吾在閩外。事當專決。寧得高元還而復譴。捨此成功。所不能也。君肅告衆曰。若違詔書。必當獲罪。諸將懼。俱請還。護兒乃奉詔。八月。帝班師。邯鄲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人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

### 冬十月還西京

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為意。劉炫獨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殺斛斯政烹其肉。使百官噉之。佞者或噉之至飽。

### 十一月祀南郊大風

有事于南郊。帝不齋于次。詰朝備法駕。至即行禮。是日大風。一獻禮畢。御馬疾驅而歸。胡氏曰。董子有言。自非大無道之君。天必扶持而安全之。故時出災異以警戒之。至于再至于三。而猶不悛。然後改命。有德若隋煬。十有四年之間。無復災異之變。蓋其奪宗為儲。是日四海地震。天既以告文帝。而不知戒焉。則亦已矣。天意若曰。罪惡如煬者。非所告也。中間山東河南大水。底柱偃河逆流。則是徵兵遠伐。山東盜起。人心愁怨。侵迫陰陽之應。爾或曰。使煬而知懼。罷兵修政。可有瘳乎。曰。罪有輕重。惡有大小。惡輕罪小。悔而改往。聖人

民成化  
康熙韓  
共作役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十一

所許也。五刑之屬三千，而無弑父之條，是不孝不足，以盡之，而湯也犯焉。縱使息民罷兵，省德修政，是一杯水不足以救一車薪之火，亦無全而歸之之理矣。至是郊而大風，正與慕容超同符，蓋天動威以絕之也。

### 離石胡劉苗王兵起

衆至數萬

### 汲郡王德仁起兵據林慮山

擁衆數萬

孤南吹大風

### 十二月帝如東都殺太史令庾質

帝將如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三五年間，四海稍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為宜。」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怒，下質獄，殺之。

### 齊郡孟讓兵掠盱眙王世充擊破之

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衆十餘萬，據都梁宮，阻淮為固。江都丞王世充將兵拒之，柵塞險要，羸形示弱，民間亦皆結堡自固，野無所掠，賊衆漸餒，乃留兵圍柵，分人於南方抄掠，世充伺其懈，縱兵出擊，大破之，讓遁去。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隋煬皇帝大業十年

三

正編

以張須陀爲河南討捕大使

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張須陀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陀威振東夏以功遷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陀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趨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烟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

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筭

乙亥十一年春正月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

帝好讀書著述自爲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捕博鷹狗皆爲新書無不精洽共成萬七千餘卷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萬卷帝命秘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其重複猥雜得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修文殿又寫五十副本分置西京東都宮省官府

二月詔村塢皆築城○上谷王須拔魏刀兒兵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七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 正編



起

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魏刀兒自稱歷山飛。眾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

殺郟公李渾夷其族

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故遷都大興。申公李穆薨。孫筠襲爵。叔父渾忿其吝嗇。使兄子善衡殺之。而謂妻兄宇文述曰。若得紹封。當歲奉國賦之半。述為之言。得為嗣。二歲後遂不復以國賦與述。述大恨之。至是累官大將軍。改封郟公。帝以其門族彊盛忌之。會有方士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李姓。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帝疑其名應讖。嘗

薨康熙  
本作卒

孔雀集朝堂百官稱賀

面告之。冀其引決。敏大懼。數與渾及善衡屏入私語。述譖之於帝。遣郎將裴仁基表告渾。反。帝收渾等。遣裴蘊等雜治之。數日不得反狀。帝更遣述。述誘教敏妻為表。誣告渾謀。因度遼。與子弟襲御營。立敏為天子。持入奏之。殺渾。敏善衡及宗族三十二人。敏妻亦煬死。

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稱賀。拜德儒朝散大夫。賜物百段。

夏四月帝如汾陽宮以李淵為山西河東撫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七 隋煬皇帝大業十一年

正編

正編

慰大使

以淵承制黜陟討捕羣盜淵行至龍門擊賊帥毋端兒破之

秋八月帝巡北邊突厥始畢可汗入寇帝入鴈

門始畢圍之九月乃解

初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慚怒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畧矩詐與爲互市誘殺之遣使詔始畢曰史蜀胡悉叛可汗來降我已相爲斬之始畢由是不朝八月帝巡北邊始畢帥

慚成化  
本韓本  
作漸

其成化  
本作精

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車駕馳入鴈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突厥圍鴈門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鴈門四十一城突厥盡克之唯鴈門崞不下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前帝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宇文述勸帝檢精銳潰圍而出蘇威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動尚書樊子蓋曰陛下乘危徼幸一朝狼狽悔之何及不若據堅城以挫其銳坐徵四方兵使入援陛下親撫循士卒諭以不復征遼厚爲勳格必人人自奮何憂不濟內史侍郎蕭瑀以爲突厥之俗可賀敦預知軍謀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

競康熙  
本作俱

益庸又何損。又發明詔諭將士，以赦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皆安。人自爲戰矣。瑀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以是勸帝。帝從之。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必不使有司弄刀筆破汝勲勞。」乃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有官以次增益。於是衆皆踴躍。晝夜拒戰，又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之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遣人告始畢云：「北邊有急，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帝遣騎

追躡得老弱二千餘人而還

### 冬十月帝還東都

車駕還至太原。蘇威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固根本，爲社稷計。」帝初然之。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向洛陽自潼關入。」帝從之。既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蘇威追諭勲格太重，宜加斟酌。樊子蓋固請以爲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懼不敢對。帝性吝官賞，初平楊玄感應授勲者多，乃更置戎秩，建節奮武，宣惠綏德，懷仁秉義，奉誠立信等尉，將士守廡門者

論成化  
本韓本  
作論

萬七千人。至是得勲者纔千五百人。一戰得第一勲者進一階。先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無勲者四戰進一階。又議伐高麗。由是將士憤怨。初蕭瑀以外戚有才行。得掌機要。瑀性剛鯁。數言事忤旨。帝漸疎之。及鴈門圍解。帝謂羣臣曰。突厥狂悖。勢何能為。蕭瑀遽相恐動。情不可恕。候衛將軍楊子崇從至汾陽。知突厥必為寇。屢請早還。不納。至是怒之。曰。子崇怯懦。驚動衆心。不可居瓜牙官。皆出為郡守。

### 詔江都更造龍舟

楊玄感之亂。龍舟皆焚。詔江都更造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

### 東海李子通據海陵

子通有勇力。先依長白山賊帥左才相。羣盜皆殘忍。而子通獨寬仁。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有衆萬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度淮與杜伏威合。伏威選軍中壯士養為假子。凡三十餘人。濟陰王雄誕臨濟闕稜為之冠。既而子通謀殺伏威。遣兵襲之。伏威被創。雄誕負之以逃。收散兵復振。將軍來整又擊子通。破之。子通帥其餘衆奔海陵。復收兵得二萬人。

### 城父朱粲兵起

粲始為縣佐史。從軍亡命。聚衆為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至十餘萬。引兵轉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七 隋煬皇帝大業十二年

掠荆沔及山南郡縣所過雉類無遺

### 十二月李淵擊敬盤陀等降之

詔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賊敬盤陀等自汾北村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阬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為盜詔以李淵代之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眾多降

丙子 十二年 楚帝林士弘 春正月分遣使者發兵

### 擊諸起兵者

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 作毘陵宮

詔毘陵通守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

### 三月宴群臣於西苑

上巳帝與羣臣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采古水事七十二以木為之間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能成音曲

### 張金稱擊破平恩等郡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七 隋煬皇帝大業十二年 正編

金稱比諸賊尤殘暴所過民無孑遺

### 夏四月大業殿火

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為盜起驚走匿草間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中恒驚悸云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

魏刀兒將甄翟兒攻太原將軍潘長文戰死○

### 五月朔日食既○除納言蘇威名

帝問侍臣盜賊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對曰臣非所

昔成化  
本作皆

司不喻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徃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比見奏賊皆不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剪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翫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曰老革多姦以賊脇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典選濫授人官案驗獄成詔除名為民後月餘

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摧謝而已。帝憫而釋之。遂并其子孫皆除名。

秋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

崔民象王愛仁

江都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將軍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屬吏旬日出之。朝臣皆不欲行。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遂幸江都。命越王侗與光祿大夫段達

遣光祿大夫陳稜擊李子通等敗之

大府卿元文都。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後事。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虞世基以盜賊充斥。請發兵屯洛口倉。帝曰。卿是書生。定猶懼怯。勅移箕山公路二府於倉內。仍令築城以備不虞。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斬之。至梁郡。郡人邀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

時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眾各數萬。帝遣稜將宿衛精兵八千討

之。徃徃 克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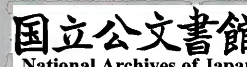
冬十月許公宇文述卒

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化及事帝於東宮。帝寵昵之。從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斬之。既而釋之。賜述為奴。述卒。帝復以化及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

翟讓李密起兵攻滎陽張須陀擊之敗死

李密之亡也。徃依郝孝德。孝德不禮之。又入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變姓名。聚徒教

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轉寄於遊俠王秀才家。為君明從姪懷義所告。帝令懷義與梁郡通守楊汪捕之。汪遣兵圍秀才宅。值密出。外獲免。韋城翟讓為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謂讓曰。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君漢即破械出之。讓再拜曰。讓蒙再生之恩。則幸矣。奈曹主何。因泣下。君漢怒曰。本以公為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顧其死。以奉脫。奈何反効兒女子。涕泣相謝乎。君但努力自免。勿憂吾也。讓遂亡命於瓦崗。為羣盜。同郡單雄信驍健。善馬槊。聚少年徃從之。離狐徐世勣年十七。有勇畧。說讓曰。東郡於公與勣皆為鄉里。人多





相識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商旅，足以自資。讓然乏，引衆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衆，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密自雍丘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爲然。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唯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爲讓畫策。往說諸小盜皆下之，讓悅。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爲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且巡遊揚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畧，士馬精

銳，席卷二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羣盜，偷生草間，君言非所及也。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曰：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旣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房彥藻，自負其才，恨不爲時用，預於楊玄感之謀，變姓名亡命。遇密，遂與俱遊漢沔，徧入諸賊，說其豪傑，還日從者數百人。仍爲遊客，處於讓營。讓見密爲豪傑，所歸欲從其計，猶預未決。有賈雄者，曉陰陽占候，言無不用，密深結之，使託術數以說讓。讓果以密言問之，對曰：吉不可言。然公自立恐未

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然之。密因說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衆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攻滎陽諸縣，多下之。帝徙張須陀爲滎陽通守以討之。讓彘數爲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擒也。分兵千餘人伏林間，須陀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陀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陀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陀戰死，部兵號泣，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爲之喪氣。詔以裴仁基代領其衆，徙鎮虎牢。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

號蒲山公營，密部分嚴整，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由是人爲之用。然麾下多爲讓士卒所陵辱，亦不敢報也。讓謂密曰：今資糧粗足，意欲還向瓦崗，公若不往，唯公所適。讓從此別矣。乃帥輜重東引，密亦西行至康城，說下數城，大獲資儲，讓尋悔之，復引兵從密。

### 十二月鄱陽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

鄱陽賊帥操師乞自稱元興王，攻陷豫章郡，以其鄉人林士弘爲大將軍，詔治書侍御史劉子翊將兵討殺之。士弘代統其衆，與子翊戰，殺子翊，兵遂大振，至十餘萬人，自稱皇帝。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隋煬皇帝大業十二年 正編

國號楚建元太平豪傑爭殺隋守令以郡縣應之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為所有

以李淵為太原留守擊甄翟兒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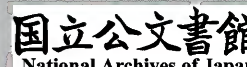
十 詔以李淵為太原留守以郎將王威高君雅為之副將兵討甄翟兒遇於雀鼠谷淵眾纔數千賊圍數匝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眾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

蔡王智積卒

帝踈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病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

太僕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竇建德收其眾取饒陽詔罷義臣兵

群盜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唯虎賁中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七百餘戰未嘗負敗至是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據永濟渠為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為怯屢逼其營詈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檢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即入擊其累重金稱引還義臣從



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擒殺之，詔以善會爲清河通守。時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畧不及寶建德，乃進建德爲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檢精兵拒絢，詐爲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于絢，願爲前驅自效。絢引兵隨之，至長河，建德襲之，殺數千人，斬絢首。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欲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

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斬之，其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以爲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散兵，死者爲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勝兵至十餘萬人，內史郎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有告敗求救者，皆不以聞。或杖其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帝皆弗之知。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闕外，此最非宜。」帝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三  
日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多言少，致發兵不多，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言不實，左遷大理司直。

### 帝至江都

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則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煮土而食之。

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倉猶充物，吏皆畏法，莫敢賑救。王世充密為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遣江都通守王世充擊河間格謙，斬之。謙黨高

開道收其眾掠燕地。

謙擁眾十餘萬，據豆子甌。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高開道收餘眾寇掠燕地。軍勢復振。

虎賁郎將羅藝起兵涿郡。

初帝謀伐高麗。械器資儲皆積於涿郡。又臨朔宮多珍寶。諸賊競來侵掠。留守官不能拒。唯虎賁郎將羅藝獨出戰。前後破賊甚衆。將作亂。先宣言以激其衆曰。吾輩討賊數有功。城中倉庫山積。制在留守之官。而莫肯散施。以濟貧乏。將何以勸將士。衆皆憤怒。軍還。郡丞出城候藝。藝因執之。陳兵而入。發庫物以賜戰士。開倉廩以賑貧乏。境內咸悅。殺渤海太守唐禕等數人。柳城懷遠並歸之。藝自稱幽州總管。改柳城郡爲營州。以鄧曷爲總管。

### 詔李淵擊突厥

突厥數寇北邊。詔李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時突厥方彊。兩軍不滿五千。淵選善騎

邊下成  
化本無  
詔字

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令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

丁十三年 **恭帝**有義寧元年。○長樂王竇建德

周天興元 **梁**王梁師都永隆元 **秦**王薛舉秦 **春**

### 正月陳稜討杜伏威敗績伏威遂據歷陽

稜討杜伏威。伏威帥衆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遣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姥。稜怒出戰。伏威奮擊大破之。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爲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戰令

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即殺之。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殉葬。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

竇建德稱長樂王。魯郡徐圓朗兵起。

五圓朗攻陷東平，分兵略地，自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餘人。

盧明月掠河南，遣王世充擊斬之。

王明月轉掠河南，至于淮北，眾號四十萬。帝命王世充討之，戰于南陽，大破之。斬明月，餘眾皆散。去二十人，人封文，倉食全，五一破突。

二月，馬邑校尉劉武周、朔方郎將梁師都各據郡起兵。

郡起兵

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能振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為鷹揚府校尉，仁恭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閣下。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僵屍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卹豈為民父母之意乎？」眾皆憤怒。武周稱疾卧家，豪傑來候問。武周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武周入謁仁恭，其黨隨入，斬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倉以賑饑民，馳

檄境內收兵得萬餘人遣使附于突厥師都亦殺郡丞據郡附突厥

翟讓李密據興洛倉擊敗東都兵讓推密稱魏

公略取河南諸郡

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虚越王冲幼政令不一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闇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也乃遣其黨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為守備馳告江都密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今百姓飢饉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行掩襲彼未能救取之如拾遺耳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眾一朝

可集枕威養銳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讓曰此英雄之畧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於是密讓將精兵七千人出陽城襲興洛倉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相屬時德獻以尉氏應密祖君彥往歸之君彥珽之子也博學強記文辭瞻敏薛道衡嘗薦之於高祖高祖曰是歌殺斛律明月人兒邪朕不須此輩帝即位尤疾其名調宿城令君彥恒鬱鬱思亂密得之喜引為上客越王侗遣郎將劉長恭帥步騎二萬五千討密而使河南討捕使裴仁基等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後時東都人皆以密為飢賊盜米烏合易破爭

二康熙  
本作一



來應募衣服鮮華旗鼓甚盛陳於石子河西  
密讓選驍雄分為十隊令四隊伏嶺下以待  
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  
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  
兵大敗死者什五六密讓威聲大振讓於是  
推密為王號魏公稱元年其文書行下稱行  
軍元帥府拜讓司徒單雄信徐世勣為大將  
軍各領所部房彥藻邴元真為長史祖君彥  
為記室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群盜莫不  
響應悉拜官爵使各領其眾置百營簿以領  
之眾至數十萬乃廣築洛口城周四十里而  
居之遣彥藻將兵東畧地取安陸汝南淮安  
濟陽河南郡  
縣多陷於密

三月突厥立劉武周為定楊可汗取樓煩定襄

鴈門諸郡

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  
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兵勢益振  
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遺以  
狼頭纛武周即皇帝位改元以衛士楊伏念  
為左僕射妹婿苑君璋為內史令引兵圍鴈  
門郡丞陳孝意悉力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  
破之既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皆不報  
孝意誓以必死旦暮向詔敕庫俯伏流涕悲  
動左右百餘日食盡按  
尉張倫殺孝意以降

梁師都取雕陰弘化延安等郡自稱梁帝引突

厥寇邊

師都畧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遂即皇帝位國號梁始畢遺以狼頭纛號為大度毘伽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

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突厥以為屋利設

翊衛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饑子和潛結敢死士十八人執郡丞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始畢以劉武周為定楊

天子梁師都為解事天子子和為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為屋利設

夏四月金城校尉薛舉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

王

舉驍勇絕倫家貲巨萬交結豪傑雄於西邊為金城府校尉時隴右盜起金城令郝瑗募

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討之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杲及同黨十三人於座劫瑗

發兵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招集群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喉帥眾歸之選精銳克抱

罕岷山羌酋鍾利俗擁眾二萬歸之舉兵大振以仁杲為齊王領東道行軍元帥少子仁

越為晉王兼河州刺史羅暉為興王以副  
仁杲未幾盡得隴西之地眾至十三萬

### 河南討捕使裴仁基以虎牢降李密密攻東都

#### 入其郭

李密以孟讓為總管使夜帥步騎入東都外  
郭燒掠於是東都居民悉遷入宮城鞏縣長  
柴孝和監察御史鄭頊以城降密密以孝和  
為護軍頊為右長史裴仁基每破賊得軍資  
悉以賞士卒監軍御史蕭懷靜不許屢求仁  
基長短劾奏之倉城之戰仁基失期不至恐  
獲罪李密使人說之賈閏甫勸仁基降密仁  
基曰如蕭御史何閏甫曰蕭君如栖上雞若

不知機變在明公一刀年仁基從之遣閏甫  
詣密請降密大喜以閏甫為參軍使之復命  
仁基還屯虎牢蕭懷靜密表其事仁基知之  
遂殺懷靜帥其眾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為  
上柱國仁基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為上  
柱國密得秦叔寶及程咬金皆以為驍騎咬  
金後更名知節羅士信趙仁基皆帥眾歸密  
密署為總管使各統所部遣裴仁基孟讓帥  
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遂燒天津橋縱  
兵大掠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帥  
眾屯回洛倉攻偃師金墉皆不克還洛口東  
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然布以爨越王  
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屯豐都市上  
春門北邙山為九營以備密汝陰淮陽降密

密復據回洛倉段達等出兵拒之敗走密遂移檄郡縣數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詣江都奏曰李密圍逼東都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歔嗚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殺是後人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為帝所親愛鬻官賣獄其門如市朝野共疾怨之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為指畫諂順帝意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鞠獄多峻文深詆行賞則抑削

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

五月李淵起兵太原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

初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娶長孫晟女晟族弟右勳衛順德與右勳侍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琮亦亡命太原素與世民有隙世民加意待之琮意乃安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

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  
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人雖少命世  
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  
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  
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  
來相省，非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  
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  
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  
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大原百姓皆避盜入  
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  
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  
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  
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  
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父不

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  
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  
私錢數百萬，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  
款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  
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王仁恭拒之，不利。  
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  
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天  
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  
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  
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  
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  
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  
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人皆傳李  
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

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正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官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官人侍公恐事覺并誅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彊官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柰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遣使

馳驛赦淵及仁恭淵謀亦緩大理司直夏侯端謂淵曰今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其分非公而誰乎司馬許世緒司鎧武士護前勳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舉兵時建武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静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且公爲官監而以官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静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爲兵擊高麗由是人情怊怊思亂者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官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請計淵曰朝廷用兵皆稟節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爲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要在乎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護曰順德弘基皆背征三侍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護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討淵五月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且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

劉政會入告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世民已布兵塞路文靜因與弘基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會突厥數萬衆寇晉陽淵命裴寂等勒兵爲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衆以爲威君雅實召之也於是斬威君雅以徇突厥大掠而去

### 東都遣兵擊李密大破之密退屯洛口

帝命將軍龐玉郎將霍世舉將關內兵援東都柴孝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霍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不早爲之必有先我者悔之無及密曰此誠上策但

昏主尚存。從兵猶衆。我兵皆山東人。誰肯從我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隳矣。孝和曰。然則僕請問行觀釁。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會密為流矢所中。卧營中。越王侗使段達與龐玉等夜出兵與戰。大破之。密乃棄回洛奔洛口。孝和衆散。輕騎歸密。密以鄭頰、鄭乾象為左右司馬。

### 六月李淵遣使如突厥

李建成、李元吉棄其弟智雲於河東而去。吏執送長安殺之。六月，建成元吉與柴紹偕至晉陽。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為手啟。卑辭厚禮。遺始

侵暴康  
熙本作  
暴掠

畢可汗云。欲舉義兵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啟。謂其大臣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為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為復書。使者七日而反。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告突厥。

鎗成化  
本韓本  
作鐘

### 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



### 丞高德儒

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兵民皆悅。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

### 李淵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

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為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為大將軍。淵以寂為長史，劉文静為司馬。唐儉、溫大雅為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護為鎧曹，劉政會及崔善為張道源為戶曹，姜謩為司功參軍，殷開山為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及王長諧、姜寶誼、陽屯為左右統軍。自餘文武隨才授任。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為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為右領軍府長史，諮議。

李密復取回洛倉

李密復帥眾向東都大戰于平樂園密左騎右步中列彊弩鳴千鼓以衝之東都兵大敗

密復取回洛倉

突厥遣使至太原李淵遣劉文靜報之

突厥遣其柱國康鞠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為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淵拜受書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爲急故爾當爲汝貫之不足爲汝費也淵命劉文靜使於

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書之以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秋七月李淵引兵至霍邑代王侑遣郎將宋老

生將軍屈突通將兵拒之

李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官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誓眾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帥其眾以從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貧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其餘豪傑隨才授任一日除千餘人至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郎

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劉文静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鷸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

翼唯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静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爲隋兵尚彊，未易猝下。李密姦謀難測。武周惟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畧。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爲然。

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柰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為。」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胡氏曰：「武王伐商，數紂之罪，則多矣。湯皆有之，而弑父殺兄，則紂之所未有，其當討無疑矣。」李淵聲其大逆，不道之罪，而舉兵討之，則雖德非成湯，亦無愧於自亳之載。世民不必用宮人私侍以劫父也，不必詐為敕書發民以鼓怨也，不必稱臣突厥也，不必尊江都而立代王也，不必推獎

土康熙  
本作州

李密以驕其志也，堅守晉陽，收召豪傑，厚集其眾，分擊二京，義聲既震，群盜自下，乃遣良將總銳師南指揚土，則不逾旬時，罪人斯得，天下歸唐，其孰能禦之？惜乎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劉文靜智謀之士耳，裴寂又出其下，故雖乘時舉事，不旋踵成功，而用智術違義理者多矣。

### 武威司馬李軌起兵河西自稱涼王

軌家富，任俠，薛舉起兵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修、仁等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并妻孥為人所虜，邪？不若相與并力拒之，保據河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右以待天下之變。衆皆以爲然。欲推一人爲主。各相讓。莫肯當。曹珍曰。久聞圖讖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乃天命也。遂相與拜軌。奉以爲主。軌乃令修仁集諸胡。自結民間豪傑。共起兵。稱河西大涼王。置官屬。關謹等欲盡殺隋官。分其家貨。軌曰。今與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此群盜耳。將何以濟。乃止。薛舉遣其將常仲興濟河擊軌。與軌將李贇戰於昌松。仲興舉兵敗沒。軌欲縱遣之。贇曰。力戰獲俘。復縱以資敵。將焉用之。不如盡阬之。軌曰。天若祚我。當擒其主。此屬終爲我有。若其無成。留此何益。乃縱之。未幾。攻張掖。敦煌。西平。抱罕。皆克之。盡有河西五郡之地。

### 薛舉自稱秦帝徙據天水

薛舉稱帝。立仁果爲太子。遣仁果將兵取天水。徙都之。仁果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其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責其金寶。舉每戒之曰。汝之才畧。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

### 涿郡留守薛世雄擊李密竇建德襲破之遂圍

### 河間

詔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節度。所過盜賊隨

便誅剪世雄行至河間軍於七里井實建德士眾惶懼悉拔諸城南遁聲言還入豆子蘆世雄以為畏已不復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其處去世雄營百四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令餘眾續發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二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天大霧咫尺不辨建德喜曰天贊我也遂突入其營擊之士卒大亂世雄遁歸涿郡慙恚發病卒建德遂圍河間

八月李淵與宋老生戰斬之遂取霍邑

八月雨霽李淵趣霍邑淵恐宋老生不出建德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

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然之乃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建成戰小却世民與軍頭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老生兵敗投塹劉弘基就斬之僵屍數里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及行賞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勲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勲授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

選其壯丁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大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柰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

李淵克臨汾絳郡劉文靜以突厥兵至遂下韓

城

李淵入臨汾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至龍門劉文靜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

郃韓本  
作郃

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時關內羣盜孫華最彊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瓌為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王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

為擒

### 九月以江都婦女配將士

驍果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請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悉召江都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恣將士所取。

### 武陽郡降李密

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密以為上柱國。寶藏使其客鉅鹿魏徵為啟謝密。且請改武陽為魏州。又請帥所部西取魏郡。南會諸將。取黎陽倉。密喜。即以寶藏為魏州總管。召

徵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始為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故召之。初貴鄉長魏德深為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徵稅百端。民不堪命。唯貴鄉間里不擾。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器械。動以軍法從事。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官吏督責。猶不能濟。德深聽隨。便修營。惟戒吏以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民各竭心。常為諸縣之最。縣民愛之。如父母。寶藏害其能。遣將千兵赴東都。所領兵聞寶藏降密。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返。或勸之降密。皆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何忍棄去。



李密遣徐世勣取黎陽倉

河南山東大水。餓莩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胡氏曰。洪客之謀竒而正。非惟李密不及。唐初諸人皆

王不及也。天下未嘗無才。或隱於屠販。或寄於盜賊。洪客魏徵皆優游黃冠中。而抱匡時之畧。懷濟世之具。顧人不能知耳。然李密不足與言。豈洪客未知晉陽興師。或無路以自達。而於密發之邪。以此一言觀之。其胷中之奇固多矣。而迄不自見。豈其不及唐室之興而死歟。抑如黃石公魯仲連之流歟。嗚呼。其可謂高士矣。

馮翊太守蕭造降於李淵。淵留兵圍河東。自引

軍西

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

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法曹靳孝謨以蒲津中澗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

王世充救東都。合擊李密於洛口。

王世充等帥所領會東都。越王侗使劉長恭龐玉等帥兵與世充等合擊李密於洛口。詔諸軍皆受世充節度。江都郡丞馮慈明向東都。爲密所獲。密素聞其名。延坐勞問。禮意甚厚。因謂曰。隋祚已盡。公能與孤共立大功乎。慈明日。公家歷事先朝。榮祿兼備。不能善守門閤。乃與玄感舉兵。偶脫罔羅。得有今日。唯圖反噬。未諭高旨。莽卓敦玄。非不彊盛。一朝夷滅。罪及祖宗。僕死而後已。不敢聞命。密怒囚之。慈明說防人席務本。使亡走奉表江都。及置書東都。論賊形勢。至雍丘。爲密將李公逸所獲。密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翟讓殺之。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郎將張季珣固守不下。馬密極口。密怒攻之。不能克。時密衆數十

置成化 康熙韓 共作致

萬季珣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久之糧盡水竭士卒羸病季珣撫循之一無離叛自三月至于是月城遂陷季珣見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密殺之

### 李淵濟河遣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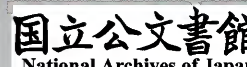
李淵帥諸軍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淵遣世子建成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世民帥劉弘基等諸軍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冠氏長于志寧安養尉顏師古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於長春官志寧師古皆以文學知名無忌乃有才畧淵皆禮而用之屈突通署郎將堯君素

領河東通守使守蒲坂自引兵數萬趣長安為劉文靜所遏淵遣其將呂紹宗等攻河東不能克

### 柴紹妻李氏及李神通段綸各起兵以應李淵

#### 關中群盜悉降於淵

柴紹之赴太原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為計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散家貲聚徒眾淵從弟神通亦在長安亡入鄠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入



司竹園為盜有衆數萬劫李綱為長史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潘仁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神通衆踰一萬以令狐德茶為記室李氏又使馬三寶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皆帥衆從之徇盤屋武功始平皆下之衆至七萬左親衛段綸娶淵女亦聚徒於藍田得萬餘人各遣使迎淵淵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關中羣盜皆請降淵以書慰勞使受世民節度

### 冬十月李淵合諸軍圍長安

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軍至憂懼成疾獨將軍陰世師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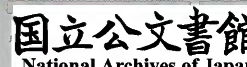
守淵如永豐倉勞軍賑饑民進屯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于涇陽勝兵九萬李氏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玄齡罄竭心力知無不為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畧扶風有衆六萬南度渭水屯長安故城城中出戰弘基逆擊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軍令嚴整秋毫不犯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趣長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十月至長安諸軍皆集合二十

餘萬。淵命各依壘壁。毋得入村落。侵暴。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不報。命諸軍進圍城。

### 蕭銑起兵巴陵自稱梁王

巴陵投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徐德基。張繡等。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為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為眾所服。羅川令蕭銑。梁室之後。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眾望。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聲言討賊。召募得數千人。銑巖之孫也。會潁川賊帥沈柳生寇羅川。銑與戰不利。因謂其眾曰。今天下皆叛。隋政不行。巴陵豪傑起兵。欲奉吾為主。若從其請。以號令江南。可以中興梁祚。以此召柳生。亦當從我矣。眾皆悅。聽命。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旗幟皆

如梁舊。柳生即帥眾歸之。銑以為車騎將軍。起兵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遂向巴陵。景珍遣徐德基帥郡中豪傑數百人出迎。柳生與其黨謀曰。我先奉梁公。勲居第一。今巴陵諸將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返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質其首領。獨挾梁公。進取郡城。則無出我右者矣。遂殺德基。入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返正。忽自相殺。吾不能為若主矣。因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罪。銑責而赦之。陳兵入城。景珍言於銑曰。徐德基建義功臣。而柳生無故擅殺之。此而不誅。何以為政。且柳生為盜日久。今雖從義。凶悖不移。共處一城。勢必為變。失今不取。後悔何及。銑又從之。景珍收柳生斬之。其徒皆潰。銑乃築壇燔



燎自稱  
梁王

### 王世充及李密戰於洛北敗績

王世充營於黑石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北李密引兵度洛逆戰大敗密帥精騎度洛南餘衆東走月城世充追圍之密策馬直趣黑石營中懼連舉六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還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 十一月李淵克長安殺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

人

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十一月克長安代王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聽思廉扶王至閣下泣拜而去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執陰世師骨儀等十餘人斬之餘無所問馬邑郡丞三源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爲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畧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畧

者獨此  
子耳

### 王世充與李密戰于石子河敗績

王世充堅壁不出。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慙懼請戰。與密夾石子河而陳。密布陳十餘里。翟讓先戰不利。世充逐之。王伯當裴仁基從旁橫斷其後。密勒中軍擊之。世充大敗。

### 李密誘翟讓殺之

翟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為大冢宰。總統眾務。以奪密權。讓不從。讓兄弘曰。天子汝當自為。奈何與人。汝不為者。我當為之。讓但大笑。不以為意。密聞而惡之。讓謂房彥藻曰。君前

破汝南。大得寶貨。獨與魏公。全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彥藻懼。與鄭頰共說密曰。讓貪復不仁。宜早圖之。密乃置酒。召讓。弘與裴仁基。郝孝德。共坐。單雄信等皆立侍。房彥藻鄭頰往來檢校。密曰。今日不須多人。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彥藻白密曰。今方為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讓許之。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并弘儒信皆殺之。徐世勣走出門者斫之。傷頸。王伯當遙訶止之。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左右驚擾。莫知所為。密大言曰。與君等同起義兵。本除暴亂。司徒專行貪虐。陵辱群僚。今所誅止其一家。諸君無預

也。命扶徐世勣置幕下。親為傳創。讓麾。下欲散。密使單雄信前往宣慰。密尋獨騎入其營。歷加撫諭。令世勣雄信伯當分領其眾。中外遂定。讓殘忍。儒信貪縱。故死之日。所部無哀乏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

李淵立代王侑為皇帝。尊帝為太上皇。

侑時年十三。淵自為大丞相。封唐王。以建成為唐王世子。世

民為秦公。元吉為齊公。

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教稱令。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何潘仁使李綱入見。淵留之。以為丞相府司錄。專掌選事。又以竇威為司錄參軍。使定禮儀。淵傾府庫以賜勲人。國用不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為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苑中及六街樹為樵。以易布帛。可得十數萬匹。淵從之。

滎陽郡降李密

河南諸郡盡附李密。唯滎陽太守郇王慶。梁郡太守楊汪尚為隋守。密以書招慶。為陳利害。且曰。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初非楊族。初慶祖父元孫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



武元帝從周文帝起兵關中元孫在鄴恐為高氏所誅冒姓郭氏故密云然慶卽以郡降密復姓郭氏

十二月唐王淵追謚其大父為景王考為元王

夫人竇氏為穆妃○薛舉侵扶風唐王淵遣秦

公世民擊敗之

薛舉遣其子仁果寇扶風李弼拒之舉遣使招弼弼乃請降仁果乘其無備襲破之悉并其眾勢益張眾號三十萬謀取長安唐王淵使世民將兵擊之大破之追奔至隴坻而還

薛舉大懼問其羣臣曰自古天子有降事乎黃門侍郎褚亮曰趙佗歸漢劉禪仕晉轉禍為福自古有之衛尉卿郝瑗趨進曰陛下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漢高祖屢經奔敗蜀先主亟亡妻子卒成大業陛下奈何以戰不利遽為亡國之計乎舉亦悔之曰聊以此試君等耳乃厚賞瑗引為謀主

河池太守蕭瑀以郡降唐

唐以瑀為禮部尚書封宋國公時榆林靈武平涼安定漢陽諸郡相繼皆降于唐

唐王淵遣李孝恭張道源招慰山南山東諸州

下之。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顯和即以城降。文靜遣竇珍等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陳自固。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讐。」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眾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眾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軍人執送長安。」淵以為兵部尚書，賜爵蔣公。兼秦公長史，遣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歔歔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事勢如此，卿當早降。」君素曰：「公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柰何負國生降？更為人作說客邪？且公所乘馬，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皆釋之。於是降附者三十餘州。

屈突通降唐。唐遣通招河東，通守堯君素不下。

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復使桑顯和夜襲文靜營。文靜悉力苦戰，顯和敗走。通勢益蹙，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為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為

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顯和即以城降。文靜遣竇珍等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陳自固。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讐。」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眾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眾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軍人執送長安。」淵以為兵部尚書，賜爵蔣公。兼秦公長史，遣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歔歔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事勢如此，卿當早降。」君素曰：「公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柰何負國生降？更為人作說客邪？且公所乘馬，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

曰我力屈耳君素曰我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

### 王世充襲李密敗績

東都米斗三千人餓死者什二三王世充軍士有<sub>下</sub>亡降李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為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故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中吾久不出兵世充芻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命郝孝德王伯當孟讓勒兵分屯城側以待之其夕世充兵果至伯當遇之不利總督魯儒拒却之伯當收兵擊之斬其驍將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戰不勝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訴以兵少

侗以兵七萬益之

唐劉文靜取弘農○唐王淵遣使徇巴蜀下之

○蕭銑取豫章林士弘退保餘干

戊隋恭帝侑義寧二年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神堯皇帝李淵武德元年○夏王竇建德

五鳳元涼王李軌安樂元年楚王朱粲昌達元年

○是歲并楚士弘魏定楊梁師都秦梁銑凡十

二國隋煬帝廣恭帝侑秦魏亡春正月唐王淵自加殊禮

劍履上殿贊拜不名王既克長安以書喻降郡縣於是東自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吏盜

成化本  
以戊寅  
年皆屬  
第三十  
八卷

賊氏羌爭遣子弟入見請降有司復書日以百數

### 魏公密敗隋王世充于洛北

王世充既得東都兵進擊李密於洛北敗之  
 遂屯鞏北命諸將各造浮橋度洛橋成者先  
 進前後不一密帥敢死士乘之溺死數萬人  
 世充僅免諸軍皆潰世充復收合亡散得萬  
 餘人屯含嘉城密乘勝進據金墉城擁兵三  
 十萬陳於北邙南逼上春門越王侗使段達  
 韋津拒之達望見密兵盛懼而反走密縱兵  
 乘之軍潰津死城中乏食於是偃師柏谷河  
 陽河內皆降於密竇建德等並遣使  
 奉表勸進密曰東都未平未可議此

八卷  
本軍  
作康  
將熙

### 唐遣世子建成秦公世民救東都以齊公元吉

### 為太原道行軍元帥

○三月隋宇文化及弒其

### 君廣於江都立秦王浩

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酒卮不離口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徧歷臺閣汲汲顧景唯恐不足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因引蒲沈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保江東門下錄事李侗客曰江東卑濕土地險狹內奉萬乘外

給三軍民不堪命恐亦將散亂耳御史劾之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之民望幸已久陛下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思歸郎將司馬德戡元禮直閣裴虔通等共謀亡去因轉相招引日夜結約於廣坐明論叛計無復畏避官人聞之言於帝帝怒斬之自是無敢言者郎將趙行樞以告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智及大喜曰上雖無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徒取死耳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因請以智及兄許公化及為主化及聞之變色流汗既而從之德戡等乃悉召驍果諭以所爲皆曰唯將軍命乃

夜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望見火聞外喧囂問曰何事虔通對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帝以爲然明日未明德戡使虔通將數百騎入宮屯衛將軍獨孤盛與左右十餘人拒戰而死千牛獨孤開遠帥殿內數百人叩閣請帝自出臨戰無應者軍士稍散先是帝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玄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至是化及等結帝所信司宮魏氏使矯詔聽給使出外德戡遂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等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按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扶帝下閣勒兵守之至旦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既至德戡等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虔通逼帝

出官。化及見之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於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等露刃侍立。帝嘆曰：我何罪至此？賊黨馬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為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為亦爾？德彝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三，在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服，欲遂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縊殺之。初，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化及既弑帝，欲迎

三成化  
本作二

立之。眾議不可，乃殺之。及齊王暕宗戚無少長皆死，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且以計全之。暕素失愛於帝，恒相猜忌。帝聞亂，謂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化及使人誅暕。暕謂帝使收之，曰：詔使且緩兒，兒不負國家，父子至死不相明。又殺虞世基、裴蘊、來護兒等。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許。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為帝。居別宮，以兵守之，令發詔畫敕而已。以智及裴矩為僕射，士及為內史。初，矩知將有亂，雖厮役皆厚遇之。又建策為驍果娶婦，故免於難。化及至，又迎拜於馬首。故化及亦以為僕射。化及之入朝堂也，百官畢賀。蘇威亦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氏年

九十二。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琰為上洛令，死之。至是，仲琰弟琮為千牛左右，亦為化及所殺。兄弟皆死，國難時人惜之。唐王聞變，慟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追謚曰煬。

唐王淵自為相國加九錫

隋以唐王為相國總百揆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孤竊耻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劾唐虞之

禪也。但收丞相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范氏曰：唐高祖可謂不自欺矣。然以兵取而必曰受禪，是未免襲衰世之迹也。胡氏曰：天道誠，聖人亦誠，人非生知安行，必勉於思，誠思而不息，亦能學知而利行矣。湯武之德不及堯舜，而列於聖人者，由此其選也。故其於桀紂也，尚為君則臣之，天命殛之，則伐之，固不虛為臣之名，而實為伐之之事也。唐王惟不正名，楊廣為弑父與君之賊，而舉師是故節目繁多，詭正並用，興王之術駁而不懿也。夫殊禮固不可自加也。前日都督丞相唐王之命，果出恭帝邪？能言湯武之誠而不悟，在已之多，偽由不學之過也。

宇文化及發江都

宇文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官自奉如煬帝以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衛士守之遣吏取其畫敕百官不復朝參下令欲還長安奪人舟楫以行至顯福宮虎賁郎將麥孟才等與折衝郎將沈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僥首事讐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也乃與孟才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將以晨襲化及語洩化及殺之其麾下皆闔死無一降者

隋吳興太守沈法興起兵據江表十餘郡

法興聞宇文化及弑逆舉兵討之得精卒六萬攻餘杭毘陵丹陽皆下之據十餘郡

夏四月唐世子建成等還長安

世子建成秦公世民引兵至東都城下欲爲內應者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將還世民又曰城中見吾還必來追躡乃設三伏以待之段達果來追遇伏而敗世民遂置新安宜陽二郡分兵守之而還

宇文化及至彭城魏公密拒之化及引兵入東

郡





帝

東都留守官聞煬帝凶問奉越王侗即位段達王世充為納言元文都為內史令共掌朝政侗眉目如畫温厚仁愛風格儼然

突厥遣使如唐

時突厥疆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唐初起兵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唐主優容之

唐定律令置學校

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律令行之置國子太學四門生三百餘員郡縣學亦置生員

六月唐以趙公世民為尚書令裴寂為右僕射

知政事劉文靜為納言竇威蕭瑀為內史令

唐主待裴寂特厚群臣莫及日賜御膳言無不從稱為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而毀之瑀終不自理嘗有敕不時宣行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唐主曰卿用心

計康熙  
本作謀

如此吾復何憂唐主每視事自稱名引貴臣  
同榻而坐劉文靜諫曰貴賤失位非常久之  
道唐主曰諸公皆名德舊齒平生親友宿昔  
之歡何可忘也胡氏曰裴劉皆非宰相才二  
時起事同謀次第至此耳然自二人長短論  
之文靜智計出寂右建義之舉又文靜先言  
而高祖待寂特厚者寂之為人宜於高祖而  
文靜之為人合於太宗也夫高祖不取磊落  
奇士而眷眷於私暱狎比之徒久而不忘故  
唐室初政無足觀者人主之職亦論相而止  
矣

### 唐立四親廟

追尊皇高祖熙曰宣簡公皇曾祖天賜曰懿  
王皇祖虎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考昞曰元  
皇帝廟號世祖妣皆為后謚妃竇氏曰穆皇  
后每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以景  
帝配感生帝明  
堂以元帝配

唐立世子建成為皇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

齊王

宗室封王  
者八人

秦王舉侵唐涇州○唐以永安王孝基為陝州

總管

時邊要州皆置總管  
府以統數州之兵

唐廢隋帝侑為鄴國公而選用其宗室

詔曰近世已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  
夷興亡之効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  
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范氏曰商之孫子侯  
服于周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公義  
也况宗族乎高祖始卽位而錄隋子孫  
由漢以來最為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唐以孫伏伽為治書侍御史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曰隋以惡聞其過  
亡天下故陛下得之然陛下徒知得之之易  
而未知隋失之之難也謂宜易其覆轍務  
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卽  
位而明日有獻鵠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  
主所湏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  
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  
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夫善惡  
之習漸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  
其人其人有門風不睦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  
色遊獵為事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乖離以  
至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唐主大  
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  
仍頒示遠近范氏曰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必

氣血周流無壅而後能存諫者使下情上通上意下達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高祖鑒隋之所以亡首闢言路可謂知先務矣是以民知上之憂已而疾痛將有所赴愬也唐室之興不亦宜乎

唐竇威卒以竇抗陳叔達為納言○魏公密敗

宇文化及於黎陽奉表降隋

東都聞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有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以拒化及元文都盧楚以為然使琮齎勅書賜密化及引兵北趣黎陽李密將徐世勣先據黎陽畏其軍鋒

西保倉城化及渡河保黎陽分兵圍世勣密壁於清淇與世勣以烽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戰密與化及隔水而語數之曰卿本匈奴皂隸世受隋恩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弑逆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化及默然良久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乃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勣擊敗之密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滅化及以贖罪隋主引見其使冊拜密太尉尚書令封魏公俟平化及入朝輔政元文都等喜於和解於上東門置酒作樂王世充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其志欲何為邪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七月李密悉以精兵東擊化及化及食盡入汲郡求軍糧

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王軌等不堪其弊詣密請降化及大懼引餘衆二萬北趣魏縣密知其無能爲西還鞏洛留徐世勣以備之蘇威在東都亦詣密降密虛心禮之威初不言帝室艱難惟再三舞蹈稱不圖今日復覩聖明時人鄙之

秋七月唐秦王世民與秦主舉戰于高城敗績

薛舉進逼高城秦王深溝高壘不與戰會得瘡疾委軍政於長史劉文靜且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若來挑戰慎勿應也俟吾疾愈爲君等破之文靜欲曜武以威之乃陳於高城西南恃衆而不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士卒死什五六大將劉弘基等皆沒世民

引還長安舉遂拔高城文靜等皆坐除名

隋王世充殺元文都隋主以世充爲僕射魏公

密如東都不至而復

李密每戰勝輒使告捷於隋隋人皆喜世充獨曰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殺其父兄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懼謀因世充朝伏甲誅之段達以告世充世充夜勒兵襲含嘉門文都入奉隋主御殿閉門拒守世充攻太陽門得入殺盧楚隋主使人問世充稱兵何爲世充下馬謝

屢成化  
本作每

本康熙  
本作素

曰元文都盧楚橫見規圖請殺文都甘從刑  
 典段達令人執送文都隋主慟哭遣之世充  
 殺之及其諸子段達開門納世充世充悉遣  
 入代宿衛者然後入見謝曰文都等欲召李  
 密以危社稷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迫於抹死  
 不暇聞奏被髮為誓詞淚俱發隋主以為誠  
 以世充為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世充移  
 居尚書省使兄世揮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  
 馬隋主拱手而已密將入朝至溫聞變而還  
 初密獲東都國子祭酒徐文遠以故嘗受業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將軍之志欲為  
 伊霍以繼絕扶傾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  
 若為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  
 首曰願竭庸虛康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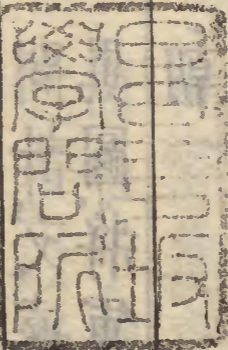
遠曰將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不遠而復  
 猶不失為忠義之臣密頓首受教至是密復  
 問計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  
 異圖將軍前計為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入  
 朝也

唐詔廢隋離宮○長樂王建德定都樂壽

初隋河間郡丞王琮守郡城建德攻之歲餘  
 不下琮聞煬帝凶問帥吏民發喪建德遣使  
 弔之琮乃降建德退舍待之琮言及隋亡俯  
 伏流涕建德亦為之泣諸將請烹之建德曰  
 琮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柰何殺之往  
 在高雞泊為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

隋恭帝侑義寧二年 正編

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以琮為瀛州刺史。於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於建德。先是建德陷景城。執戶曹張玄素將殺之。縣民千餘號泣請代其死。曰。戶曹清慎無比。殺之何以勸善。建德釋之。以為治書侍御史。固辭。及聞江都敗。以為黃門侍郎。玄素乃起。饒陽令宋正本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建德引為謀主。定都樂壽。備置百官。



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七

文政三酉



